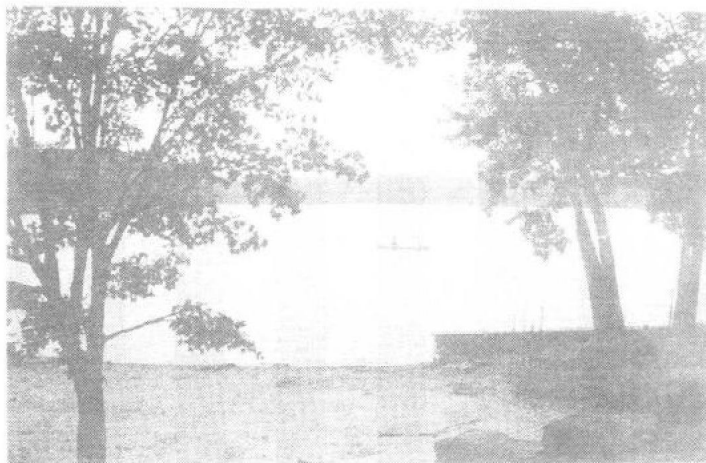


山·湖·海

By Henry David Thoreau

亨利·梭罗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湖·海/(美)梭罗(Thoreau, H.D.)著;台湾蓝瓶子文化编译小组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11

ISBN 7-5001-0655-6

I. 山… II. ①梭… ②台… III. 散文-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6527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01-1999-3190 号

原书:亨利·梭罗著/卡德海峡 缅因森林 心灵散步
由(台湾)蓝瓶子出版社授权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4 号

电 话/66168195

邮 编/100810

责任编辑/铁 钧

责任校对/关 阳

封面设计/可 珍

排 版/中外名人信息公司

印 刷/北京海淀求实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12

字 数/240(千字)

版 次/2000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2000 年 1 月第一次

印 数/1-10000

ISBN 7-5001-0655-6/I·66 定价:25.00 元

200008

山·湖·海

〈梭罗三书〉出版缘起

郭定宇

梭罗一生追随自然，他的重要著作都肇因与大自然的直接互动，譬如山、湖、河、海。

《湖滨散记》在台湾译介极早，书写华登湖的隐居生活，其他作品，则有长途旅行的海峡游记，翻山越岭的山林记趣，以及周游大河的耳闻目见等。这些，都被梭罗写成厚厚的专著，可惜这三本书迟迟未见翻译出版。蓝瓶子为此编选《梭罗三书》不无满足自己的癖好，并弥补读者的遗憾。〈梭罗三书〉，取“山，湖，海”三种自然意向。

出版
缘起

山，——一探梭罗的山林游踪。

湖，——突显梭罗的隐逸思想

海，——收摄梭罗的旅人身影。

这三本书都是大自然记事，各有旨趣，比较之下，《心灵散步》多了一点文化批评与道德教诲；《缅因森林》富含山林隐士的遐想；《卡德海峡》则文字较为精练纯粹，写景写情写物极为生动。三书合起来读，一口气读完，大自然的生机与奥秘尽收眼底，大作家的胸怀一览无遗，真

的过瘾。

《散步》这本小书是梭罗临终前不久写的。(蓝瓶子文化出版,《梭罗·心灵散步》一九九九年,三月)。他相信他是生来“散步”的,以身体和心灵,体验内在与外在的世界。这本书总结了他一生的“自然思维”。

散步,顾名思义,就是用双脚,不是走在都市的街道上,而是走在大自然的土地上。边走边看,边走边想,不仅饱读眼前的山川景物,也出古入今,做历史、文化的怀想。

走向山林,步行大河,散步海岸,歇脚湖畔。梭罗的生命情境,真让人羡慕。

「每一天早晨，都是一个欢乐的邀请，我的生活如是真朴，我看见了自然的面目。」

亨利·梭罗



目 录

山·湖·海

〈梭罗三书〉出版缘起/1

第一部 卡德海峡/1

悲伤海洋/3

前往普罗旺斯/16

那塞平原/25

雪之谷/40

牡蛎丰收/50

海滩天堂/64

越过岬角/85

高地之光/99

沙漠幻影/115

心灵海岸/126

目

录

1

第二部 缅因森林/139

一：卡登山/141

处女般的原野/141

激流摇篮曲/154

梦中的月光鱼/166

天神的花园/176

二：雀森库克湖/189

印地安向导/189

狩猎麋鹿/200

诗人之心/214

松木原乡/226

三：河拉嘎须湖及东支流/233

伟大的猎人/233

印地安之歌/250

青苔上的足迹/266

森林拓荒者/287

第三部 心灵散步/309

散步的艺术/311

孤独的代价/314

凌晨的勇气/316

脚的地图/320

动物的尾巴/324

西方的果实/326

英雄年代/329

野性的呼唤/331

给我森林/334

罗宾汉/336

狂野之美/339

母亲的智慧/343

回归自然/346

心灵大地/349

第四部 梭罗年表/3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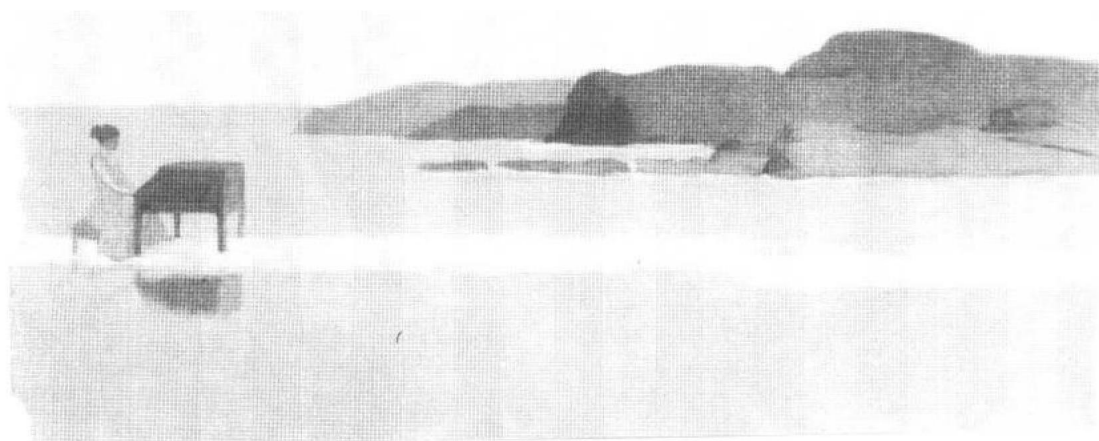
梭罗年表/355

目

录

卡德海峡

Cape Cod



悲伤海洋

为了看到更好的海洋景色，我在一八四九年十月和第二年的六月去了卡德海峡，并在一八五五年十月去了楚罗。

虽然海洋覆盖了地球三分之二以上的面积，但对我这个仅仅居住在离海洋只有几里远的人，却几乎看不见它的踪迹，根本就好像另一个世界般。

第一次到海边恰巧和最近一次到海边是和同一个人一起。但第二次却是独自一人，这次，我总共待在卡德海峡大约三个星期的时间。我沿着大西洋岸从伊斯特散步到普罗旺斯镇两次，另一次我走海湾的这一边，而当中大约有四、五英里的路。而我总共横越了那个海岬六次。

然而，对于海洋经验不多的我却感觉不到它的咸味。读者们应该想像得到那种从海湾吹向陆上的微风所带来的咸味，或者是九月的狂风吹过后，内陆二十英里的地方，窗户上和树皮上荡起来的咸味。过去我习惯到离康科特十英里内的湖泊旅行，但是最近我把旅程延伸到了海边。

我想我可以像我的邻居写一本《人类的文化》的书一样，好好描写卡德海峡的景色。至于书名，我想 Cape 这个字是源自法文的 cap，而它又是从拉丁文的“头” caput 来的，也许更源自于“拿取” capere 这个动词，也就是掌



握一项东西时首先要抓住的地方。所谓“把握时机”，这也是抓蛇时最安全的部位。

而 **cod** 这个字则是直接来自巴瑟勒摩·高士诺船长一六零二年在那里捕获大量的鳕鱼。这种鱼似乎就是所谓来自于 **codde** “储藏种子的盒子”这个萨克逊字源，可能是因为鱼的形状或者所含的鱼卵量而来。我想，也许是从 **codling** 和 **coddle**，意指把鱼卵煮得像青豆一样绿而来。

卡德海峡就像麻州那只光秃弯曲的手臂，肩膀在巴札尔丝湾；手肘，或者是说那块疯狂的骨头在梅拉贝尔角。手腕在楚罗，而那个沙质的拳头在普罗旺斯郡，就像是一个运动员保护着她的海湾。她不时地和东北的暴风打拳击，从地上举起她的大西洋敌人，同时也随时准备伸出此时正守卫在她的胸前安妮角的另一个拳头。

在研究地图的时候，我发现在这岬角的东边，或说这手臂的外侧，应该有一片连续且从海岸线出去超过三十英里的海滩。在那里应该可以看到很棒的海景，但是因为要为奥尔良的那塞港建个入口而开通了这片海滩，这使我必须从伊斯特罕过去。如果我从陆地上过去，或许可以从那里一直走到雷司岬，大约有二十八英里的路程，当中没有任何的阻碍。

一八四九年十月九号那个星期二我们离开了麻州的康科特。到达波士顿时，我们发现前一天应该进港的普罗旺斯镇轮船，因为强烈的暴风并未到达。然后我们发现街上的传单的标题写着“死亡！一百四十五人在科哈塞丧命。”于是我们决定路经科哈塞。



Cape Cod

街上有许多爱尔兰人开着车正要去指认尸体，并慰问那些生还者，参加下午要举行的丧礼。当我们到科哈塞时，似乎所有的乘客都是要前往一英里外的海滩，并且有许多从邻近地区成群过来的人。他们川流不息地朝着同一个方向穿过科哈塞，有些人走着，有些坐马车。在他们之中，有些穿着狩猎外套的游猎者，带着他们的枪、狩猎袋和狗。经过墓地时，我们看见一个大洞，就像一个刚挖好了的酒窖一样。

就在到达海岸前的一条令人愉快的弯曲小径，我们遇到一些农车正往集会处驶去，每一辆都载满了三个巨大粗糙的松木箱子。根本不需要去问里头装了什么，农车的主人成了承办丧事的人。马车上的马被绑在岸边的栅栏上，而海滩上大约有一英里前前后后挤满了人在寻找尸体，并检查船骸的碎片。

海岸之外有一个小岛叫布鲁克岛，岛上有个小茅屋。这里就是麻州传说中从纳塔司基到斯楚特最多岩石的海岸。这些坚硬的岩石被海浪侵蚀着，却无法被粉碎。一直以来有许多船难在这里发生。

一艘从爱尔兰哥尔威载满移民的帆船圣约翰，在星期日早上发生了船难。

现在是星期二的早晨，而海浪仍凶猛地拍打着岩石。有大概十八或二十个刚才我说过的大箱子放在离水边数码的绿色山坡上，被人群包围着。总共有二十七、八具找到的尸体被聚集在那里。有些人正迅速地把盖子钉起来，有些人把箱子运走，而其他的人则搬起还没有被钉上的盖



Hill · Lake · Sea

子，快速地察看布的下面，因为每二具粘着破布的尸体，都用白布轻轻地覆盖。

我没有看到任何哀伤的征兆，但是他们快速谨慎的态度令人感动。有个男人在找一具特定的尸体，另外一个像是做木工的人口里则叫着另一个人的名字，想知道某个小孩放在哪个箱子里。当布掀起时，我看到许多僵硬的脚和蓬乱的头，还有一个淹死的女孩青灰、肿胀且血肉模糊的身体。也许她是要到某个美国人的家庭当佣人吧。她身上粘着一些破布，有条绳子缠着那肿胀的脖子，部份的绳子更陷进肉里。这具被缠绕住的尸体，因为被岩石和鱼群深深地切割了，所以骨头和肌肉全暴露出来，然而却没有任何血迹，仅仅是红色和白色。她张着瞪大、无光泽的双眼，露出死亡的光亡，或者说，就像搁浅沙滩上的船舱窗户。

有时候同一个箱子里有超过两个以上的小孩，或者父母和小孩在一起，那么盖子上大概会用红色粉笔写着“伟大的布理杰和其妹之女”。周围的草地上盖着一些帆布。一个住在海边的人说，有个先过来的女人，把她的孩子交给她妹妹这次带过来，正在看那些箱子，也许就是刚刚我所说的那个箱子，小孩抱在妹妹怀里的箱子，他们就这样被找到了。而这位可怜的母亲却因为这幅景象的冲击在三天后去世。

我从那里走开沿着岩岸漫步。

在第一个小海湾散布着好像是船的碎片，这些碎片和沙、海草和许多羽毛混在一起。它们看起来又旧又烂，起



Cape Cod

初我还误以为是放在那里多年的旧船骸。甚至还想到那些羽毛是海岛脱落在那里的，或许在附近那是某项传统。我问一个船员那是不是圣约翰。他说是。我问它是在哪里撞上的。他指着我们前方一里远的岩石，那是葛兰帕斯岩。他还说：

“你看现在还有一部份的船竖在上面，看起来就像一座小山。”

“我看到了。它应该是被链条和锚固定在那里。”我又问那些看到的船身是不是就是所有沉没的部份。

“这还不及四分之一。”他说。

“那么其他的在那里？”

“大部份就在你所看到的那块下面。”

对我们来说，在这小海湾里的残骸足够造成一艘大船，而且要花好几天的时间才能把它们搬走。它们有好几尺深，而且到处都散落着女士的软帽或外套。

在船骸附近的人群中间，有些人忙着把被暴风卷上来的海草收集在货车上，并且把它们运到潮水碰不到的地方，尽管他们必须把一些破碎的衣服和海草分开，而且随时可能在那下面发现尸体。

他们没有忘记海草是很有价值的肥料。这场船难并未对社会的结构造成震撼。大约在南方一英里，我们看到这艘英国帆船的船桅，从岩石上方升起。沿着海岸再过去一点，可以看到岩石上有件男人的衣服，更远处有女人的围巾、长衫和一顶草帽，帆船的厨房和其中一支破碎的船桅。在另一个离海水数尺，崎岖的海湾里，和在岩石后面



Hill · Lake · Sea

二十尺高的地方，帆船一侧的一部份仍然完好的挂在那里。

海浪的威力展现在这摇晃巨烈的残骸上，比起之前看到的小碎片更让我吃惊。最大块的木材和铁柱都一点不剩地被摧毁了，我想，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抵挡海浪的威力。那铁块必定是这样被拆散的，一艘铁制的船就像蛋壳一样被粉碎在岩石上。

有些木材竟然腐烂到我可以用雨伞刺穿它们。那些人告诉我们有些人是从这一块救上来的，然后告诉我们船是从哪里被抛进小湾，而那里现在已经是干的。

当我知道它来自哪里，被弄成这种景象后，我真怀疑怎会有人被救起。更远处一群人正围着圣约翰的副船长，听他讲着他的故事。他是个瘦个子的年轻人，称呼他的船长为主人，看起来有些兴奋。他说当他们跳上小船时，圣约翰开始进水，然后突然倾向一边，水的重量使缆索断裂，于是他们就被分开了。

说到这里，有个男人走开，并说：

“好了，我想他说的够清楚了。你们看，水的重量把船上的缆索给弄断了，装满水的船是很重的。”他那大声、鲁莽且急躁的音调，就好像他打了赌似的，对这件事一点都不慈悲。

8

另一个高大的男人，站在附近的一块岩石上，看着海，口里嚼着大块的烟草，好像上了瘾似的。

“来，”那个男人对同伴说：“我们走吧，已经都看到了，待到丧礼也没什么用。”

